



智慧生活·

那年我上小学四年级,这天下午有一节劳动课。李老师带着我们到学校的后山捡柴。我和三名同学跑向后山顶,边跑边捡。在一棵大树旁,我发现了一堆干枯的小树枝,急忙奔过去。跑着跑着,我脚下一滑,跌进一个深深的坑里。坑太深,三名同学吓得大呼小叫,想尽办法也没能把我拉上来。

同学喊来了李老师。李老师站在坑边上,盯了我许久,才沉着脸坚决地说:“跌进坑里,别急着向上看!我们不会拉你上来!”全班同学面面相觑,都没敢吱声。

跌进坑里后

方向

“老师,老师,我上不去!”我在坑里急得大叫。

“在里面待着吧,我们走!”李老师像陌生人一样扔给我一句话,带着同学们走了。

我一屁股瘫坐在坑里,嘴一张,哇哇地一边大哭,一边生气地在坑里打滚,滚着滚着无意间我看见一道亮光。擦干眼泪,我坐起来向亮光处爬去。透出亮光的地方有一个洞,我钻了进去,越钻越亮,不一会儿到了山坡上,我一挺身跳了出来。

李老师和同学们都站在山坡上,随着我的出现,山坡上响起了真诚而热烈的掌声,经久不息。李老师猛地抱起我在原地转了两圈儿。我所有的不快一扫而光,不解地问:“老师,你怎么知道坑里有洞能出来?”“老师在上面就看见光了。”“老师想让你自己出来。”没等老师开口,同学们争着抢着告诉我。

李老师蹲在我面前,伸出宽大的手掌拍掉我身上的尘土,将一只手指竖到嘴边,示意我们安静。然后,他走到高处一字一句地说:“孩子们,记住,跌进坑里,别急着向上看,一心寻求别人的帮助常常会使人看不见自己脚下最方便的路。”

冷暖世界·

毕竟还活着

小菊

76床小艾,是肺癌晚期,医生预计,存活期不超过三年。

断断续续住了三年肿瘤医院,小艾算是医院的病号元老,送走了一期又一期的病友。我办住院手续,是拿着小艾给我画的详细路线,省时省力事半功倍。

安定下来后,我在医院附近租了房子,尽量自己做饭,想方设法让老父亲多吃。因为,可口饭菜,对于癌症病人非常重要,化疗常常让身体极度虚弱,食欲急剧减退,而且每种癌症需要不同的食谱,而医院的大食堂,还做不到对症下药。

那天,小艾面对食堂的饭,毫无胃口。我盛了自己做的面筋汤,心疼地递给她,她笑着说谢谢,低头嗅着碗口溢出的香气,轻声说:“姨,你的手艺真好,我闻到我妈做饭的味道了。”我低头看向她,她的手已然枯瘦如老妪。

小艾是单亲妈妈眼里的自豪,肺癌晚期的事实,她始终瞒着外地的妈妈,一直是独自一人在肿瘤医院临床实验组免费接受治疗。她轻轻告诉我,她不怕当小白鼠,也许那种新药就对症治愈了她呢。

四岁的小侄儿阿宝,从家乡来北京看望爷爷,我不时提醒活泼的他,说话声音要小小的,因为对床的姐姐要翻译资料,为自己挣生活费。但到了病房,他很快忘记了对我的承诺,一刻不停地问爷爷和姐姐各种问题,我只能歉意地看着小艾。

小艾却很高兴,停下手里的翻译工作,俯下身陪阿宝玩,不厌其烦地回答阿宝各种幼稚的问题,还牵着阿宝的手,带他去附近的公园。远远地,我听见小艾对阿宝说:“你不要喊我姐姐,喊我妈妈好不好?”阿宝拒绝说:“我妈妈在陪爷爷,你是姐姐。”小艾说:“你喊我妈妈,我给你买玩具……”

晚上,我还给小艾买玩具的钱,小艾却坚持不要,嗔怪我,说她跟我蹭了这么久的饭,都没跟我见过外。我知道小艾挣钱不容易,还是努力劝她收下。

她望着我的眼神,轻轻摇摇头,对我说:“姨,我不可怜。考上北京大学,我曾经希望自己在学业上有大的成就,不想过早结婚,甚至不准备要孩子,我曾觉得一定会实现自己的人生最大价值。”

说到这里,她自嘲地笑了笑,停了片刻,才又轻轻地对我说:“姨,你知道我现在想要啥吗?我现在想得最多的,就是过一家三口的小日子,生一个阿宝那样可爱的宝贝,做个全职主妇。以前我一直为自己骄傲,但现在就想让自己平凡地做个身体健康的普通女人。”

肿瘤科的病人,小艾是最小的,刚刚23岁,生命的花蕾刚开始绽放,却要想着黯然凋落的事儿,看着她姣好的面容,我忍不住抱怨,老天爷真不开眼!小艾轻轻地说:“毕竟还活着!”

山海经·

一天夜里,就要熄灯睡觉时,我突然有些想家,想念千里之外年迈的父母。我拨通了那串解密思念的数码,接电话的是父亲,他着实为我的深夜来电吃了一惊:出了什么事儿?我赶紧说没事,刚才突然想家,想说话。说什么话,深更半夜的,你妈睡着了。威呢?是不是也睡了?父亲肯定还是怪我的来电不合时宜,但言语中掩饰不住意外的惊喜。

其实我的妻威也甜甜地睡了,我和父亲怕惊动各自的妻子,像两个淘气的小孩,小声小气的你一句我一句的说着。父亲说家里很好,他和母亲身体都很好,要我别惦记这边,好好照顾威,好好的工作。我说我俩也很好,都比刚结婚时胖了,过几天我们还打算照张相寄回去。最后我说,时间不早了,爸你撂了电话,睡觉吧。父亲停顿了一会儿,我猜是抬头望了一望那座老钟。是不早了,你也歇吧,

孩子,你那边有雨

千山

对了,你明天上班带上伞,你那边有雨。你怎么知道呢?偶然从电视上看的,说你那边有雨。

放下电话,我怎么也无法睡着。千里之外,父亲却时刻关注着我这边的阴晴冷暖。记得我上大学临行前,母亲放心不下,又是棉衣又是药物地往包里给我塞。父亲说,不用挂念他,他不是孩子了。说归说,我走以后,父亲却每天都要到车站转上一圈。结婚后,我和妻子住在一间平房里,有一天卧室钻进了很多煤烟,妻子反应强烈,住进了医院。父亲得知后没几天,居然一个人拄着手杖背着包,坐了一天一夜的火车来了。我接过包感觉很重,打开一看,竟装满了斧头、瓦刀、泥板子之类的工具。父亲说,我来给你们拾掇拾掇暖气和炉子,总冒烟哪儿能行。

年届七旬、胃被切除四分之三的父亲可能一路也没舍得吃一片面包,坐下来一口气吃了两大碗面条。妻在厨房看着那堆粗糙的维修工具禁不住落泪。我安慰妻说,老爷子一辈子了,就这样。去打个电话告诉家里,爸平安到了。

与父亲深夜通话的第二天,原本晴朗的天空,转眼乌云密布,果真下起了雨。全单位只有我一个人带伞,大家感到非常惊奇。我站在窗前,窗外大雨如柱,我不知道父亲那边下雨还是天晴,但我知道,他一定站在老屋窗前翘首望着我这边。父亲老了,不能再为儿子撑起一片天空,但千山之远,万水之隔,父亲仍能为我和妻送来一把温暖的伞,在这个宽厚如昔日父亲臂膀的伞下,我们每一个日子都晴空万里,灿烂如花。